

朱锐的 “最后一课”

致敬 朱锐先生

魏振强

8月1日，中国人民大学安庆籍教授朱锐先生不幸去世，享年56岁。众多官媒纷纷发文，予以哀悼和追念；民间在深重惋惜的同时，对他更是表达了无尽的敬重和赞美。一位普通教授的逝世，引起如此罕见的关注，确实令人深思。

近些年，大学校园里，少数头顶导师之衔

的人非但没有对学生承担指引、呵护之责任和义务，反而利用手中权力，对学生刁难、恐吓，甚至凌辱，令斯文扫地。朱锐教授是一股清流、一面镜子，他以自己的学识、品格给学生以深切关怀和悉心指导，给大学赢得尊严，给世道人心增添温暖，给污浊不堪者以当头棒喝。

课堂上的朱先生恪守为师天职，生活中的

朱先生也在践行一位哲学家的生命哲学，他对死亡的达观和尊重令人动容，他生命中的“最后一课”是献给世间的宝贵遗产。

今天，我们给读者奉上的不仅是朱先生的亲人和学生的怀念，也是家乡人民的心声——让家乡蒙羞的人，必遭唾弃；为家乡赢得声名和荣光的人，他的名字一定会被深情传颂。



图片由朱锐的学生们提供 版式：伟东

朱锐：淘气的“小三子”

朱素梅

我5岁时随奶奶从乡下回到怀宁县的家中，那时妈妈带着哥哥和弟弟住在县城里，妈妈是小学老师，父亲因祖父成分太高被迫异地上班，定期被遣往外地参加修水库等强体力劳动。

我比我哥小三岁，朱锐比我小三岁，我们都叫他小三子。

小三子不仅年纪最小，个子也长得最小，一直就是小院里的关注中心，这并不是因为他小，而是因为他小而淘，淘到凡是认识我父母的人都不能无视他存在的地步。

“小三子又在欺负他姐了”。只要听见我家闹翻天，餐厅里转风车一样呼啦啦的一串追赶声、脚步声，邻居们就知道我家快要开饭了——小三子总是在开饭前回来，那时妈妈下班还没到家，小三子就抓住这个空档欺负我这个“外来户”，我虽然比他大，但女孩毕竟弱势，打不过他，只能躲，围着桌子绕圈，尖叫吵闹呼喊，闹得邻居们都产生了条件反射，仿佛听见康德出外散步的脚步声一样。

小三子常在外面跟人家干仗。干仗完了，胜负如何，他从来不在家里说，闹出天大的事，对他而言好像不过出门玩儿，甚至他自己受了伤，也不吱一声，自己一个人瞒着、挺着、忍着。有一次，他受伤了，骨头脱臼，是手肘骨头，我都看见那骨头刺了出来，就问：“你这手是怎么了？”他却

不说，也不叫疼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拖了很长时间，骨头还没复位，他就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找了位推拿师，推拿师拿酒精烧，火焰蓝蓝地蹿起，一尺多高，那该多烫多疼啊，但他不喊痛，不叫唤，连那个推拿师都很惊奇，说你怎么了，你要是痛就喊呀！他就不喊，一喊就会被大人知道，所以他就忍着，挺着，直到推拿师把肘骨复位。

小三子人小，但他有超强的意志力，从小就如此。

不过受伤也不完全是打架打的，有一次，他遍体鳞伤地回到家里，脖子两旁都是青紫的血痕，我爸一看伤成这个样子了，以为又是打架去了，就呵斥他，责打他，他仍旧什么也没说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和几个同学去游泳，其中一个同学溺水了，他去救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救，过去拖人家，结果反被溺水的同学抱住，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他挣脱不得，两个人绞在一起，脖子被掐出一道道血痕来。好在两个人最后都安全回来了，但他就是没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，学校里严禁学生下河游泳，而我爸又是最威严的老师，他哪敢透露？！

我上大学是1981年，他那时刚13岁，来车站送行，等我上车了，他趴在车窗对我说，你就要去外地啦，以后我就叫你姐姐了。

小三子心里有柔情，但藏得很

深，他不轻易表露，也不习惯表露，尤其是用语言，他总是将所有这些积聚的深情浓缩在一句话、一个词语里，浓缩在“姐姐”两个字里，所以，他才会在我读大学时，改口正式称我姐姐。

家里经常有爸爸的朋友来下象棋，小三子总是在旁边看着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，自然没人搭理他，更没人教他一招半式的。没想到看多了，他竟然就自己撒沙子做棋盘，捡石子为棋子，左手跟右手对弈起来，口中还叫着阵，什么拱猪飞象、将军死棋之类，弄得炮火连天的，大家也只当他一个小孩的游戏，没在意。等到4岁多的样子，他对象棋着了迷，不仅玩着沙场秋点兵，还破天荒“创作”了一部棋谱，不仅会复盘，将一盘棋的起起落落完整地复述出来，像背书一样你一步我一步，且将你来我往的战局写成了一曲绘声绘色的战斗故事。

那时候我们可读的书太少了，就算父母都在教书，其实也没有几本好书可读，所以，学校是没办法拴住他这个野小子的，要等到了大学，有了图书馆，他那野牛般的心才会收拾起来，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。那灌木丛中乱闯的鸟，才会收敛起翅膀，变成沉潜的鱼，而那鱼或许偶尔跃出海面，换一口气，朝着陆地微笑，然后再一个猛子扎进海里，扎进波涛之下，

去享受那深蓝的陶醉。

那鱼潜隐在精神深处，对于我们这些欲界的生命，是沉默的；那鱼踏浪在汹涌波涛中，对于我们这些陆地生物，是沉默的。自那以后，到他灌了一肚子添加了希腊语的爱琴海海，到跻身南中国的哲学讲坛，昔日的小三子，已经修炼成哲学家朱锐，在某个抽象的次元、概念界，新丛林，某位修士的神秘居所，要找到他，已是山高路远，海阔云深了。

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
我不在那里
我没有歇息

我是万千吹拂的微风
是钻石般晶莹闪烁的雪片
我是洒在金穗上的阳光
是温柔绵绵的秋雨

当你从静谧晨中醒回
我是悄然振翼盘旋的轻鸟
我是夜空闪亮的星辰

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
我不在那里
我没有消失

这是朱锐翻译的一首诗，我把它放在尾声，然而它不是结束，而是邀请，是打开那神秘居所的密码，那里，是哲学的天空花园。

作者为朱锐姐姐